

艺术·殿堂

# 国家大剧院里过大年

黑 妹

2月11日,蛇年正月初二,由首都文明办和国家大剧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从初二至初五,每天两场演出,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 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曾经迎接过阿巴多、艾森巴赫、马泽尔、捷杰耶夫、小泽征尔等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曾迎接过帕尔曼、穆特、波利尼、格拉夫曼等演奏大师,也曾回响过卡雷拉斯、卡娜娃、里奥·努奇的歌声……然而国家大剧院“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宗旨使得这个舞台不仅仅属于这些蜚声世界的艺术大师,也属于广大的市民群众。

2012年的龙年春节,第一届“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千余普通市民群众为万余观众献上了一台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春节艺术大餐。今年的“市民新春联欢会”在去年积累的品牌优势基础上,继续通过社会化动员、专业化评审、家庭化参与的办法,广泛发动市民群众参与到联欢会的筹备中来。自2012年底开通报名通道以来,联欢会筹备组接到了来自北京、天津、深圳甚至国外的报名节目500余个,涉及6000余人次,经过专家组3轮筛选与指导,最终50个优秀市民节目脱颖而出,涉及市民演员1500人次。

经过9天认真细致地彩排以及和部分艺术家的细致磨合,大年初二,“我爱北京——市民新春



第二届“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演出之一

联欢会”迎来首场演出。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文化馆舞蹈队表演的舞蹈《京竹声声》一展风采,平均年龄50余岁的退休老人穿红披绿,舞起空竹和蒲扇。欢快的舞蹈让人忘记了台上舞者的年龄,完全沉浸在了老北京闹大年的热闹氛围当中。

北师大附中西藏班“玉树天使艺术团”的12个藏族孩子身穿藏族服装舞起《雪域雄鹰》,阔大而欢快,散发着雪域高原的澎湃气势与和谐之美。这些年龄在14岁至17岁的孩子全部是来自玉树的藏族孤儿。其中一个小姑娘说:“北京就是我们的另一

个家,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过年,我们特别高兴。”而当天活动现场,艺术团의辅导老师——舞蹈员刘岩也来到了国家大剧院,并上台与孩子们互动。

当日,歌唱家吕薇带来的《我爱你中国》和《那就是我》,京剧演员谭正岩带来的京剧《将相和》选段以及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及其母亲王耀玲合奏的《天鹅》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 四天八场好戏连连

4天的8场演出可谓好戏连连。

## 中芭霸州起舞

**本报讯** 日前,中央芭蕾舞团一行近百人在团长冯英的带领下来到河北霸州李少春大剧院,为1500位观众献上了一台精彩的芭蕾舞盛宴。

中芭的青年演员们先后演出了古典芭蕾《天鹅湖》选段、中国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选段,最后以舞剧《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军

民联欢》这样一段象征欢快、喜悦的经典段落,将演出推向高潮。

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金兴介绍,近年来,中央芭蕾舞团在走进社区、走进校园、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演出中,通过多年的经验累积,形成了边讲解边演出的形式,每个节目开始之前,都会由中芭芭蕾舞大师徐刚进

行简单的剧目讲解,徐刚的讲解穿插中西方芭蕾的发展史,风趣幽默。

霸州每个月都会迎来国家著名院团演出,但多数是以戏曲为主,偶尔也有一些歌舞节目。一位前来观看演出的农民工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欣赏芭蕾舞艺术,感到异常兴奋。(张 爽)

## 北京京剧院春节演出多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从北京京剧院了解到,由该院精心组织安排的30余场京剧演出,春节期间在京城的多家剧场上演,为戏迷观众又添一喜。

此次北京京剧院春节京剧演出季,汇集了该院众多名家及优秀中青年演员,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推出,演出剧场包括国家大剧院、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大兴影剧院等。除此之外,北京京剧院在河北

迁安的演出和在北京梨园剧场的《菊苑摘芳》也在同时进行,可谓是市里市外同庆贺,城市郊区齐欢乐。

此次演出,北京京剧院不失传统地推出由剧院“九大头牌”主演的经典大戏,如《龙凤呈祥》、《红鬃烈马》、《四郎探母》、《锁麟囊》等剧目,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戏迷观众的强烈响应。此外,北京京剧院积极推出优秀青年演员,大胆尝试

## 浙京推出青春派《青蛇》

**本报讯** 浙江京剧团大型新编神话贺岁京剧《青蛇》,春节期间开启浙江京剧“蛇年新春演出季”的贺岁展演帷幕。

《青蛇》由“多艺斋”戏剧工作坊全新编创,翁国生担任策划创意和总导演,并特邀温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编创施小琴担任编剧,河北京剧院的国家一级作

曲王世明担任音乐设计,浙江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裘冰担任舞美设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最佳表演奖”和浙江省青年戏曲演员大奖赛“表演金奖”的浙京“五朵京花”之一的刀马旦安丽娜、小生姜振宇、程派青衣毛慈和女花脸程佩洁领衔主演,青年演员王峰、金苏军、陈瑞云和崔宝玉加盟演出。

## 香港“西九大戏棚”春节唱响

**本报讯** 由我国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办的“西九大戏棚”今年春节期间与香港市民一起欢度新春。

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罗家英、王超群、李龙等粤剧名家演出了经典粤剧,香港青苗粤剧团及演艺青年粤剧团的新晋粤剧演员在演出折子戏之外,还以粤剧教育导赏的方式,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走近粤剧。此外,香港舞蹈团以多个民族舞选段向观众展现了

我国不同民族及地域的风味。

作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举办的首个文化节目,“西九大戏棚”于2012年第一次举办,今年的活动由去年的5天扩展为近3周的时间。除了以传统文化欢度佳节外,对整个“西九大戏棚”的举办来说,最特殊的意义其实还在于戏棚的演出地点正是即将破土动工的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所在的位置。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预计于2016年落成,将是西九文化区

首项开放使用的艺术设施。

戏曲中心占地1.38万平方米,位处西九文化区东面即广东道及柯士甸道西交界的黄金地段,将成为游人到访文化区的东大门。根据初步的设计,戏曲中心将提供宽敞、对整个“西九大戏棚”2000平方米的培训及教育设施外,还会有两个设计瑰丽的剧场,分别可提供1100个及400个座位,以及一个可供表演及容纳280名观众的传统茶馆。(意 妹)



第二届“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演出之一

北京建国门街道银海民族管弦乐团在正月初二下午为观众带来两支民乐曲目,其中一首《迎春欢歌》是乐团原创曲目,由乐团指挥创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是《迎春欢歌》的首演。

曾参加过2012年“市民新春联欢会”的布谷鸟合唱团也在今年带来合唱曲目《当兵的历史》。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老兵组成的合唱团,台上有诉不尽的情谊,台下也有叙不完的旧事。

由近20个现役女兵组成的军星爱乐合唱团让人眼前一亮,一个个来自部队医院、总后、总政的年轻女兵英姿飒爽,“金色火焰映着黑头发,绿色的军装穿在身,多了妩媚、添了英姿、更加挺拔”,一曲表演唱《女兵走在大街上》让人感受到了她们飞扬的青春。

来自各行各业的芭蕾爱好者们组成的青清舞蹈队则带来了芭蕾舞《芭蕾的天空》,柔软的身段、踮起的脚尖,让人们难以想象她们的真实年龄和行业,也让人感叹艺术给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演奏家王文新与普通市民闫国威合奏二胡名曲《葡萄熟了》;曾为电影《大决战》配音的满书亮带来诗朗诵;从德国归国

的舞蹈爱好者李茸带来舞蹈《孔雀舞》;京棉公司丰棉分厂副厂长、音乐爱好者李祖华带来笛子独奏;以及由当年插队的知青组成的黄土情阳光合唱团、CCTV《星光大道》周冠军高福门、由北京公共文明引导员组成的首都公共文明艺术团和去年曾经参加过“市民新春联欢会”的薇峰博艺舞蹈团、童心合唱团等带来的节目也一一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亮相。

## 强调联欢会对于家庭的影响

据悉,1500余名演员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7岁了,而年龄最小的仅3岁,一家老少齐登台的例子也不罕见。

姜嘉铭、王亚彬、孙砾、王庆爽、沈凡秀、张卓、杨青、关致京、窦晓璇等艺术家和演员也纷纷助阵国家大剧院“市民新春联欢会”。他们带来的节目穿插在8场活动中,每一场演出都有他们的身影。

今年的联欢会除了市民和艺术家外,外国驻华使馆也选送了8个节目与中国人共庆春节。俄罗斯驻华使馆选送的喀秋莎合唱团、手递手合唱团带来的合唱节目充满俄罗斯风情,澳大利亚使馆推荐的箜篌和钢琴合奏堪称中西乐器合奏的创新之举,印尼大使馆也带来了颇具特色的亚莲舞蹈。

大年初五的演出中,郎朗的老老师格拉夫曼的小弟子白汶仟格外引人关注,这个12岁的小姑娘由父亲白明中的提琴伴奏,在舞台上饶有味道地弹奏着钢琴。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我们特别强调联欢会对于家庭的影响,台上有多少个演员,台下就有多少个家庭。今年联欢会有1500多个演员,背后牵动了1500多个家庭,牵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艺术、热爱艺术,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也是‘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系列活动以及国家大剧院‘艺术改变生活’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除了“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以外,国家大剧院的“室内乐欣赏”“昆曲欣赏”“艺术零距离——原创剧目人物体验”“专题展览”“新春有奖猜谜——艺术知识问答”等活动也让这个春节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艺术·观察

# “斯坦尼”是否真的过时了?

嘉 纳

就是教人怎么演戏,“教你怎么能够肌肉松弛,怎么集中注意力等”。她称斯坦尼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原因是“他发明了‘体验’,他有着一套科学的教学方法”。

陈薪伊认为斯氏体系之所以伟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斯坦尼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由自己的实践总结提炼的。身为导演和演员的斯坦尼,一生共出演和导演120部戏。而斯坦尼本人也是个传奇,他是个贵族,作为演员也是业余演员出身。“在120部戏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一定是合乎演员的训练方式的,因为斯坦尼自己也经历了从不会到会的过程。”陈薪伊说。

## 演员:从斯氏体系中汲取正能量

“与其说我们选择了斯氏体系,不如说是斯氏体系吸引了我。”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说。因为在他看来,斯氏体系的核心是真实,动情,“斯坦尼主张要活生生的真实,活生生的人”。

相比当年北京人艺以焦菊隐为代表的 一批艺术家,今天的中国戏剧人对斯坦尼以及很多戏剧大师的了解十分肤浅。某些人盲目崇拜大师,将其奉为权威,言必称“斯坦尼万岁”;某些人明明是断章取义、片面僵化的

艺术·言论

到底谁是华人钢琴一哥,自打去年李云迪亮相龙年春晚,出现在古典音乐发烧友之外的更广泛的观众视野中以来,这个话题就引发了李云迪和朗朗各自粉丝的口水战。今年春晚,二人先后亮相,后登台的朗朗最后一个音符余音未落,二人谁的琴技更胜一筹的争议又甚嚣尘上,甚至还有极具研究精神的网友八卦出二人弹奏同一曲目的音频,以供八方看客品评。

不管当事人是否明里暗里较劲,“一哥”“一姐”的争斗,在娱乐圈从未止息。同一院团或演艺公司旗下艺人要分出个一二三,甚至不同单位、歌路戏路相近的演员,也被划分成三六九等,以便公众辨认时对号入座。

这是国人长期以来的习惯,喜欢把同行放在一起比较,编号排队,评出个最优、最好、最佳。偏偏又同行相轻,谁会成为小圈子的老大,每每成为争得头破血流的问题。

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不甘当绿叶的时代,人们对“一”的热衷,也被无限放大。古往今来,每每是中状元者披红挂彩、骑马游街,至于榜眼、探花,风光倒也风光,但比起状元的春风得意、前呼后拥,就要逊色许多了。

从精神层面看,这大抵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太过执著于登峰造极的审美偏好,而从物质层面看,我们厚待第一,怠慢第二、第三的传统,又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以状元为例,一朝成为魁首,官职、级别就足以令金榜题名者望尘莫及,加上比其他人更有靠拢皇帝的优势,所以不折不扣地赢在了起跑线上,难怪文人志士都把中状元作为毕生追求。

就连现在各区市的所谓文理科高考状元,礼遇也远非第二名、第三名所能及。一旦成为“高考状元”,不仅学校高悬横幅热烈庆祝,还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奖学金,电视、报纸的采访邀约接踵而来,一时门庭若市。此外,高考状元的名号还可成为终身荣誉,骄傲地写进个人履历,并在必要时拿出来作为谈资。“专题展览”“新春有奖猜谜——艺术知识问答”等活动也让这个春节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专业,但即使只因0.1分的差距与状元失之交臂,这0.1分也就成了一道天堑。

体育赛事更是如此。我们对夺冠的热情让无数只眼睛盯着金牌不放,冠军不仅会被家乡奖励房子和丰厚的奖金,形象好一点的,广告代言更像雪片一样飞来。更有甚者,对于有夺冠可能的选手,他在赛场驰骋,电视台的摄像机早就在他家中等候,一旦夺冠,镜头立马能切换到他一家人喜悦的笑脸,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机会跟观众混个脸熟。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事物——金牌。

如果以微弱的劣势屈居亚军、季军,这种鸡犬升天的荣耀怕是与你无缘了。

如果说升学考试和体育比赛可以按照一定的打分标准决出名次,那么,艺术家水准的高低又由什么评判呢?诚然,各项艺术类的赛事也让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有了各式各样的金、银、铜奖冠名,为了一项赛事的金奖,连续参加几届比赛的选手大有人在。一朝鱼跃龙门,登时身价十倍。然而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有人日益精进,有人止步不前,一次评奖的名次无法为以后的孰优孰劣盖棺定论,更何况,有“一哥”“一姐”争议的人选大都不曾同台竞技。能够一目了然看出“一哥”“一姐”地位的大概只有各电视台的主

持人了,从同台主持的站位上就可判断谁是当红小生,谁是当家花旦。当然,有时候无关乎职业水准,因为粉丝说了不算,观众说了不算,导演说了才算。

回到钢琴“一哥”的争论上来,钢琴家傅聪说过:“音乐不是赛马,好与坏仁见智,把钢琴比赛搞得像体育竞赛,便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音乐应该言之有物,真诚第一。”这与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弈喻》中的阐述不约而同:“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如同唐诗宋词的作者队伍可以分出豪放、婉约、乐府边塞或山水田园,各流派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各花入各眼,各有各成就,但想要挑出一个最伟大的,没门儿。“一哥”“一姐”的瑜亮之争,大抵是国人千百年来纠结出场顺序的后遗症,这股歪风一日不刹,争“一”之斗也会一日不止。